

# 张春桥同志十二月十日下午接见 宣传系统代表讲话

(根据记录整理,供学习用)

我说一点意见。上海文艺界的形势好不好?大家提出这个问题,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,刚才刘桂琴同志也讲了,如果加以比较的话,那应该说是大好的。走资派原来的组织垮台了,总根子刘少奇和上海的陈、曹,直到文化局、电影局、出版以及一些协会,原来掌权的人是被打垮了。在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之下,革命是在前进的,也取得了很大成绩。我想这样的估计是不会错误的。但是也象同志们所讲的那样,确实不平衡的。有的单位好些,有的单位差些,有的没有怎么动,或者形式上动了一下,实际没有解决问题。

我想着重就不够方面讲一下。

文艺界的走资派和混到文艺界里的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,揭露了很多人,批判了很多。但这些总的来看,我觉得揭得不深,批得也不透。刚才我说了,比如电影界,是不是都揪出来了?从名单来看,好象差不多了,大部分都有了,但还有没有上名单的。你们交上来的名单,没有超出我们过去掌握的范围。有一些我知道还没有,何况有一些我是不知道的。

同志们要记住这一点,我们常说上海文艺界是很复杂的,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、官僚资本主义经营了很久的,是从有上海以来的开始的。其中到了30年代,上海就成为全国文化的中心,文艺界的阶级斗争在上海表现的很尖锐。一方面以鲁迅为代表的,这是革命的,马克思主义的,虽然鲁迅不是共产党员,但他是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。另一方面,是一直统治文艺界,直到这次文化大革命,其中三十年代、五十年代、六十年代的周扬、夏衍、田汉、阳翰笙这些人。他们老早就叛徒了。象田汉这些人,一抓起来就叛变了,他们在南京完全是在国民党、在张道藩的控制下。演剧几队几队就是这些产物,都是国民党的,就是他们利用这些手,把一批青年引诱到国民党方面去。象周扬,他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员,现在还要审查。干了几方面的特务。至少35年、36年上海在周扬领导下的党是假党,因为与中央的联系断了,他们把一批叛徒、特务都收罗进来,当然他们也不能都搞坏人,也找了一些好人,也找了一些青年。他们的矛头对准鲁迅,对准真正革命的人。譬如江青同志,当时江青同志在上海受他们迫害了好几年。江青同志来找党的关系,他们就是不给接,而象邓洁这样的叛徒一到上海,就给接上关系。这样一伙人在上海形成很大的力量,后来又把这个力量带到了解放区,带到了延安,这个历史很长了。

到解放后,拿电影来说吧,他们把各式各样的电影厂都收下来了。我还说过,别的

还没有公私合营，电影厂一下就国有化。其实这完全是政治买卖。包庇资本家，那些资本家的电影厂，用钱把股票买下来，把资本家收买到电影厂当职工，给他们一个身份，最后还把他們拉入工会。就是这样搞的。还有国民党的制片厂，就是中国电影制片厂，完全是国民党办的，里面的人都有军衔的，校官、将官，演剧队也有军衔。我看过一个材料，戴笠在这方面很用心，他曾经对他的一些人说过：“搞文艺的人都穿上我们的军装了，成了军官了，他们进来时，你们敬礼要尊敬一些，不要不在乎，以为他们都是演员而看不起他。如果他们要过过瘾就让他们过过瘾，这样他们就会心满意足，忠心为我们干事了。”可见戴笠在这方面也想到了，不要说其他的了。全部都是给军统、中统控制的。这些人解放后，除了到香港、台湾以外，统统都到我们这边来了。当时我们采取包下来的政策是对的。因为无产阶级刚刚建立政权，开始要稳定局势，不这样不能稳定局势嘛！但周扬、夏衍就利用这点，发展他们的势力。我们说资产阶级专政，确实是资产阶级专政，是地、富、反、右专了我们的政。这种情况不仅电影界，那个单位都这样，别的地方也少不了。

这种情况，十几年来中央一直在讲，但始终清理不了这个队伍。我们派了一些人进去，要嘛就是被排挤出来，要嘛就被溶化、变坏。对一批青年，他们与我们争夺，变成他们的接班人。当然，毕竟是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是大的，总有些同志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，斗争了十七、八年，斗争是复杂、尖锐的，他们的力量实在是大。江青同志经常对我讲，她刚开始搞京剧革命的时候，要找个剧团当试点，要到处求人。这那儿象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呢？在北京搞了个京剧一团，那还是彭真“开恩”，但他还只给一团的一队，二队还照样演他们自己的，事实就是这样。

每次到毛主席要解决文艺界的问题，总遇到他们的对抗，对抗不住，就搞两面派，假检讨一番，最后出来做总结，大搞反攻倒算。周扬就是这样，先检查，后做总结，三天过后就翻案。你要搞清理队伍，他们就搞了很多政策界限。55年、56年搞肃反就是这样，结果没有搞出多少。有的查了出来也不处理。现在才懂是陆定一、罗瑞卿在领导肃反，他们本身就是反革命，怎么能彻底肃反呢？55年、56年搞胡风集团后，肃反也就没有搞下去。“四清”也是这样。电影局有人提条子问我：对电影局的四清究竟怎样看？那还不清楚吗？是假四清。杨永直还辩护什么？还说当时向我汇报过。当然有向我汇报的，一方面我那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限度，另外当时规定的政策是这样搞不下去了。这次文化大革命，我们总想把它搞彻底，他们就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，矛头对着群众，保十七年黑线，保三十年黑线，因为刘少奇在这样搞。所以，我们要看到我们取得很大的成绩，但我们的成绩还很不够，面对这样的势力，斗争是相当艰苦的，我们的担子很重。

在冲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，我们造反派是有功劳的，在冲垮他们的统治也作了很大的贡献，如果我们就停留在这一点上，革命就不能到底，复辟就很容易的，人家的班底还是很完整的。

我觉得有些同志对这种认识不足，认为开开大会，轰一下，打几拳头，就能解决。这是不行的。有些单位送来一些材料，我看了，名单列了一大堆，注解很抽象，我就反对这样。没有具体材料，光靠这个是不能定案的。如红旗电影制片厂的对敌斗争汇报中

说：××为戴笠布置灵堂很积极，这不是具体，加入了国民党，这是事实，但什么时候参加的，就不具体。下面写了和帮会组织关系密切，和田汉、夏衍、瞿白音关系密切，究竟怎么个密切，是吃饭还是怎么样。一起吃吃饭是密切？一起搞政治活动也是密切？就不知道了。好多材料是这样的，不确切的材料人家就可以一口否认。说根本没有这么回事。这个材料就没有用。需要花很大的功夫落实，一个一个解决，要调查研究，不能孤立起来看，有些人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。我为什么刚才要讲讲历史，因为这与全国有联系，这些人的关系，要从全国范围来看，如果把他们的关系，划一张表来看一下就看清楚了，电影厂我们是整个包下来的，剧团也是整个团过来的，他们的班子没有动，不从联系来看问题，就看不出问题的本质。当然，我不是说这个厂、这个团里所有的人都是坏人。我是说敌人是有组织的，他们现在还在活动，现在送来的材料，都是历史的，而且没有超出我们已掌握的，现行的很少，不注意现行的活动，他们内部的活动就不清楚，这个要调查。

现在文艺界的关系很紧张。小将与小将，自己高兴打内战？才不会呢！总是有人在挑动。同时也要看到造反派本身的队伍也有问题，有坏人混了进来。运动开始就发现，不是看不到。那时不能动，因为那时陈丕显、曹荻秋就是利用这一点攻击造反派，说造反派内部复杂，牛鬼蛇神多，我们那时不能搞，那时要是清理，革命就没法搞了。看到了有坏人混进，而广大群众大方向对头，我们就抓大方向，现在上海的局势稳定了，造反派势力大了，造反派经过一年多来的锻炼，可以清理队伍了。不会因为清理队伍把造反派清垮的。相反，如果不清，战斗力就不能加强，大方向就会经常受到干扰。如果是造反派，讲错话，做错事，犯点错误问题不大，犯几次错误吸取一点教训，这没有什么坏处，甚至是好处。问题是坏人混了进来，甚至是控制了领导权。如果领导班子被坏人控制了那就危险了。所以自己的队伍要清理一下。按中央“公安六条”文艺界的规定去执行，其实是老早就规定了，我们没有认真执行嘛！

现在敌人就是用最大的本事，想尽一切办法钻到我们的队伍里来，因为形势和过去不同了，那时可以公开搞老保组织，尤其是“联司”打下去后，他们的手段是钻进来，使造反派搞错方向，自己犯错误。

整个造反派的队伍是好的，绝不容许利用清理队伍这一点攻击造反派。

也有一种说法，说造反派敢冲、敢打，可以冲天下、打天下，坐天下不行。你们听说过没有？你们就知道有“共向东”。这种说法很迷惑人。我最早看到的是清华“四·一四”八月份出来的，共12页，写得很阴晦、婉转，还捧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，说上海革命委员会同意他们的观点。我看了两遍才看出来，它的基本论点是“造反派打天下可以，坐天下不行。”当然，我们有我们的弱点，那我们从掌权中来学习嘛！但不能重新再换班，权力重新分配，那是不行的。这是我对形势的看法。

形势很好，对敌斗争任务确实艰巨，对敌斗争方面做得很差。一大批坏人还没有被清理出来，而且还钻进了造反派。如果都认识这个问题就好办了，问题是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认识不足，有些人还为自己队伍辩护，认为自己队伍是好的。我看这些话不必多说，还是自己从缺点方面来检查自己的工作。这责任也不能怪你们，刚才有些同志对政宣组提了些意见，这是对的。我也有责任，我和姚文元二人按道理要多关心一些上海文

艺界，但恰恰相反，这不是说文艺界不重要，文艺界是重点，这条战线搞不好，文化大革命不能算胜利，胜利也不能巩固。这一年，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人方面。工人运动搞得不好，上海的局面就不能稳定。我回来一个月，半个月，总是花在工总司上，大家有意见，我们也不能动摇。工人运动不稳定，就不能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，如果工人队伍乱了，你们几个单位搞得再好也是没有用，一年多来的实践证明，我和姚文元这样做是对的。现在我们可以腾出手来抓一下文艺界了。但是也不可能象55年、56年那样，整天和文艺界的同志在一起。

第二，文艺界的对敌斗争问题，要象江青同志说的那样，要稳、准、狠。稳就是要稳当一点，要搞调查研究；稳，不是不前进，不是一潭死水。要多做一些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、充分发动群众，只要我们调查研究，又充分发动群众，那么这个乱只能乱敌人，不乱自己。群众起来了，眼睛亮了，档案中没有的也搞出来了。

有些人就是相信档案。档案是靠不住的。好多单位的档案乱七八糟，有的档案被人抽掉了，不能完全相信档案，要靠群众，靠调查。这样才能打得准，不扩大打击面，也不致于漏掉坏人，这样才能狠，才能下决心狠干，收网时手不能软。在对敌斗争上，不能软、要狠，我们过去对这些人有意见，但手还是软了一些，有时想多了，不是一拳打下去，所以拖延了时间，如果现在同志们还不下狠心，到什么时候才下狠心？这次文化大革命，不能象“肃反”“四清”那样，马马虎虎走过场。这个问题不解决，那就不能组成我们自己的队伍。我们的队伍只能在对敌斗争中成长，一支有战斗力、革命的队伍，要能识破各种各样的敌人，要适应各种各样的斗争，就要下狠心。

舞校有个弱点，坏人有，但比电影厂少，可以从电影系统借两个给你们。问题是你们要认真清查，在斗争中提高阶级斗争的本事（戏校插话，戏校坏蛋多）。戏校是不少，不是有俞振飞、言慧珠吗？舞蹈学校不是没有事干吗？给你们几个年老的“黄世仁”，看你们搞得出来不？如果不采取稳、准、狠的三个方针，就不能在阶级斗争中锻炼我们的队伍，将来人家钻进来，我们就不能识别了。

你们歌剧院可能少，我不了解，也可以借几个（歌剧院插话）沙梅是个老叛徒（人艺插话）我知道姜学泾是最反对歌剧院的，既然姜学泾你们不大了解，就还给歌院来审查，大家都有事情干了。第一个把敌人查出来，第二个锻炼自己的队伍。不搞对敌斗争，队伍就锻炼不出来。

下边我顺便谈谈“狂妄”大队的问题。我说这些小将的热情是好的，不要报纸一批评就紧张。象一潭死水的地方冲一下，我也不反对。但是这样冲，确实是解决不了问题。刚才讲稳、准、狠，是因为对敌斗争需要冲的一方面，也要细致的工作方面。这一年多来在发动群众揭阶级斗争盖子上做了不少工作，基本上是靠大会，中会少，小会就更少了。调查就难了。一个一个追，这个工作很难。要有证据，有人证、物证，光说的是不能定案的。

第三个意见，现在有些单位要作具体分析，是要大乱，要中乱，还是小乱。也可能有的单位总是好的，而其中一个部门要乱一下。有没有这种情况？不要笼统地提“上海文艺界要大乱、特乱”。要具体分析，如有些单位很大。看那一个部门要大乱，可能几个车间好，有几个历次运动都没有冲到，这次又没有冲到。我看是有的。（音乐学院、

组织部能不能碰？）你们对组织部也不要怕。我主张你们把问题揭开，不要怕揭开影响革命委员会，革委会领导揭盖子就乱不到你。你不领导，群众要冲，就会冲着革委会，你领导，就证明你站在革命群众一边，群众冲，是冲不倒的。如果应该乱的地方，你们要压着，就冲到你们这儿来了。聪明的人不是捂着盖着。你们自己可以说：这儿很好、很好，可是群众不同意，他非要冲开不可。我们的责任是领导群众前进，即使是我们自己曾经说过是很好的单位，或者是自己领导过的单位也好，现在发现问题，你们要敢于改变自己的看法，要有勇气承认自己估计错误。还有问题要继续揭发，这样群众就不会反对的。允许有一个认识的过程，允许犯错误，如果革委会委员中有了坏人，结合错了人也不要紧，自己揭开。千万不要自己就怕：这个人“三结合”时，我是提出要解放的，后来有了问题一揭开群众要整。不要怕，要敢字当头，不要怕字当头，要敢于革命，继续革命，不断革命。是不好，就把问题实事求是地审查，不应该结合的就出去嘛。革命委员会本来就是过渡形式，混进了个把坏人，也是无法避免的。革命委员会本来就是逐步完善的嘛。

乱敌人，不乱自己，这主要是看我们领导，如果领导主动和群众站在一起，群众怎么会乱到你呢？乱了自己的主要是领导被动脱离了群众。当然，也可能群众给坏人挑拨，那也没有关系，这要看我们的工作。看我们的说服、教育，把群众引导到正确的方向。现在有些单位有些乱，还是我们自己没有抓对敌斗争，没有抓大方向，包括揭发、批判、专案审查、群众审查等内容。有的单位的对敌斗争，抓大批判，搞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大批判，也可能揭开盖子，可以结合起来。如果有些单位搞建党路线，学习也搞不下去，那就要看一下群众究竟关心什么，就从那里揭开。有些单位派性很大，如刚才说的译影厂，自己一派，别人搞武斗去参加，你们内部可能有鬼，为了保自己，去搞别人。我这是武断，没有调查，有些出版社也是这样，比电影界好不了多少，那里的牛鬼蛇神之多也不比电影厂少。新文艺出版社和电影厂差不多。中华书局和戏曲界差不多，有帮派，有封建主义的帮派，也有资本主义的帮派。

要很好地研究一下战士的思想情况。为什么有那么多逍遥派？这是我们的责任。因为我们没有提出鲜明的战斗口号，没有目标，没有新的战斗任务，把群众发动起来，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。一支部队也是这样，任何一个部队没有战斗目标，就会混乱，如果有了战斗口号，有了战斗目标，先从先进分子行动起来，广大群众跟着行动起来，就会成为一支队伍。现在恐怕我们对积极分子的工作也没有做好，对中间群众的思想工作就差了，对犯过一些错误的同志就更差了。有些单位的处理有问题，这样不能把队伍组织起来。要研究一下战士的情绪，有好多单位的士气比较高的，把战斗目标、作战计划订一订，不是太难的，问题就不大了。京剧院不就是这样吗？现在比两个月以前好多了，二个月以前你们三个单位，意见分歧，到我这儿来吵得不得了。究竟谁是敌人、那些人要联合、怎么联合对敌，这些问题现在明确了。毛主席经常跟我们讲，要分清敌我友，要把谁是我们的敌人、谁是我们的朋友分清楚，这样，我们的队伍就会兴旺了。好多单位都有这样的问题。

首先领导的士气要高，不要因为当了权，满足现状，做表面文章，热衷于开大会坐主席台，照相拍电影，登报，不做踏踏实实的工作，要注意这些，如果领导的状况不

好，群众就不会好。如果领导的队伍整齐，群众就会跟着走。在座的都是领导人，从这两天开会的发言来看，你们的自我批评精神较差，不晓得你们在本单位的自我批评怎样？自己应该想想。同志们回家开会，首先不要责备战士当逍遥派，不要责备别人打内战，首先讨论讨论，领导影响群众，领导自己，向群众表示自己那些方面做得不好，这样群众就会起来跟着领导前进。特别是领导核心不要搞派性，红旗电影厂在会上就争了，希望你们自己坐下来开个会，找一些人谈谈心，不见得你们一派全对，一派全错。你们都是造反派，都是领导，但你们刚才用的是对敌斗争的语言，——“造谣”！要坐下来，中央有文件，有政策，那是共同的利益，共同的语言，有些小分歧先放一放。对别的组织，即使是保守派，我也不赞成打，个别群众偶然打一拳，不会责备他，但领导就不该，你说领导控制不了，那就很难解释了。如果由于群众气愤，打一下、二下是能理解的，在看电视斗周信芳时，我也想打他一下，但我这是气话，大家不要真的去打。气愤是对的，但气愤不能代替政策。群众愤怒，要做工作，否则会留下隐患，引起长期对立，权总是掌不牢，有些人没有学会政治斗争的本事，倒学到了资产阶级政客作风，要学习毛主席的斗争策略，要经常考虑团结大多数，要学会团结暂时的同盟军，有时为了打击主要的敌人，有些人暂时中立也是好的。

出版局的“版司”、“版联”两个组织一出现就长期对立，我就看不出你们的利害冲突在那里，我想不通。（“版指”插语：“共向东”在挑动），“共向东”这个组织我是重视的。但不能什么都是“共向东”，我不赞成把它说成那么大的力量。象前一个时期一样，到处是“联司”、“支联站”；到处是“联动”，那有那么多的“联动”？要是那么多，“工总司”怎么不垮台？“共向东”没有象你们说的那么多。要么没有，要么一大片，不要夸大他们的作用。对“共向东”我有这样的一个看法：一方面确实保守势力在活动，这是主要的一方面。另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工作有缺点，对这些人到底做了多少工作？老是压呀！压呀！这不是个办法，压下去还会出来，解决一个问题，还会出另外一个问题的。头脑要冷静一下，想一想，不要鲁莽从事，首先从自己去想一想，光是“共向东”没有这么大的本事，吴敦宏这个人我认识的，我看他没有那么大的本事，他是代表了一种思潮，他的能量就大了。你们把那么大的功夫放在“共向东”身上，还不如坐下来想想自己的问题，冷静地分析分析他们产生的根源。现在不要把矛头对着“共向东”，把它作为文艺界的中心。如果这样，我们的大方向又不知道到那里去了，还是抓对敌斗争，这才是我们的主要方向，我看“共向东”不过是支流，也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逆流。现在我听下来对“共向东”的兴趣很高，可能会化两个月来搞“共向东”，会把走资派放在一边，把对敌斗争，周信芳、夏衍、田汉、周扬什么都不管了。这一年来干扰大方向的事情太多了，总是抓不住主要的矛盾。武斗的问题，造反派内部能不能不打呀？我已经说够了，谁愿意打的话，你们就去打，没有打够，就打够了算数，我一律不管。我没有这个兴趣管，也没有时间管。不管什么地方有武斗，一定有走资派有坏人在挑动。可以把印刷毛主席著作放在一边去搞武斗？有什么还比全国人民的要求更重要呢？这里面没有走资派才怪呢！这里一定有走资派和坏头头在挑动。有武斗的地方一定有坏人，走资派在挑动。看着敌人不管，重要任务不管，你们武斗。谁要打就打，我反正不管，又不是我要他武斗。我公开声明：今后一概不管，工厂、农村等打够了再说，今年打不够明年再打，等打够了再说，

等群众厌烦了，把坏头头统统都抓起来，我不相信群众那么喜欢武斗，群众总有一天会觉悟的。

院校复课该怎么办？我没有更多的意见，主席有了批示，复课闹革命。复课包括复业务课，复业务课不是复旧，不是改良，不要怕复课，复了再批嘛，可以一边复，一边批，看有什么办法没有。也可能有人一提复课就复旧了（音乐学院插：还是巴哈好呀！）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。有的人可能真的变了，一复课就欣赏那些洋东西。那也不要紧，不能老是不复课，将来怎么办，难道一直不上课了。芭蕾舞如果外国的东西不学一点不行，如果全盘接受也不行。有人说：《白毛女》如果把声乐拿掉，只剩下舞就不行了，《白毛女》的弱点就暴露了！配乐较好，舞蹈就那么简单，要推陈出新，不推陈就出不了新。我们不要怕复了一些课，顶多复辟，复了再批。现在有没出现这个问题，有，个别的学校有，一上课就是老一套了。现在问题是上不了课，复不了课。

最后，领导机构问题，我有一个考虑。我感觉到重点放在本单位的斗批改，但文艺界的斗争又往往超过本单位、本系统，有些人，如夏衍当过文化局长，又当过电影局长，他自己也吹嘘过，又是文学家、戏剧家、翻译家，又是个搞电影的几个协会都有份。杜萱等过去文艺思想批得多，政治上问题怎么样？夏衍的问题不只是几个局、一个上海，和全国有牵连。因此，我们的斗争就要联合，互相配合。除了以本单位搞革命的大联合，搞了大联合搞“三结合”，基层单位可以搞革命委员会，大家喜欢这个名字。在基层单位上面没有一个机构，就不能交流情况、交流经验，配合作战。是否可以考虑，如音乐、舞蹈比较接近，搞一个领导小组。完全恢复文化局领导机构，第一难于建立，第二将来是否要还成问题，还议论纷纷，我看第一步还是按系统，如文博、音乐、舞蹈、戏剧分几个小组，建立领导小组，几个小组还可以联合起来商量一下再搞个什么的，我还没有具体考虑过，大家自己考虑，你们自己订，必要时你们可以开一个代表会议来商量一下。没有共同的指挥机构不好办。

目前市一级完全靠政宣组来抓是不合适的。中央文革不是有一个文艺组吗？根据搞文艺组的经验，是不适合的，最后还是把文艺组撤掉了，只留下几个联络员。因为目前还是搞群众运动，由领导机构来订方案，订计划，是不太适合。革命委员会作的决定，大家都得遵守，有约束，还是保持群众运动的特点比较好。当然政宣组也要讲民主，要和大家商量，但是它毕竟是个权力机构，不如群众组织商量后建立起一个联合机构比较好，生动活泼些。我也提不出方案，大家自己谈，我想讲的就是这些。

关于革命和创作、生产的关系，我想不多谈了。现在重点还是放在革命。创作现在就是搞，也搞不好，革命不搞好，队伍没弄清楚创作出来的东西也没有人演。下乡，深入工农兵的方向是对的，是毫无疑问的，派少数人下去，派个小分队下去也是允许的。把革命搞好了，就可以多抽些时间搞创作。看本单位的条件，对敌斗争情况好的，少数单位如果没有什么问题，可以搞些创作，但大多数的单位现在不要忙于搞创作。如果我们抓紧对敌斗争，清理队伍，在最近一、二个月中做出点成绩来，完全是可能的。在春节前能不能把队伍搞好，把走资派、特务、叛徒，一些重点人物查清一批，不是全部，要分轻重缓急，次要的人物或者摆一摆。重要人物要先搞，多化些时间，先做出成绩，斗志提高了，队伍问题解决了，那时再来考虑到作是可以的。

“九大”大多数的意见是明年下半年开。我估计上半年开不起来。当然“七一”是下半年，十二月也是下半年。我们还是有些底子的。象《龙江颂》再花几个月的功夫，可以搞成一个样板戏。《南海长城》加加工是不是也可以搞。交响乐《智取威虎山》我没看，怎么样？明年上半年还是可以的。沪剧团的《沙家浜》说我看了，有过五点指示，不知从那里来的。我没有这个本事，我这个人讲话很少有几点几点的，外面关于我的事情传说太多了，你们不要相信。那天，我有点事，只看了一场电视。明年上半年抓些创作是能够的。群众经过一场文化大革命，过去受压制的力量会得到解放，群众的天才、智慧会发挥出来的。一些东西我们没有想到的，也可能会出来。对于这些问题，我们是无法估计的。但是目前不行，队伍还没有抓好。还是抓革命。现在还是队伍问题，大家商量一下该怎么办？

我就讲这么一点，如果讲得不对，根据你们那里的具体情况来办。

（根据现场记录整理，未经本人审阅，供内部学习参考）

上海市革命电影工作委员会

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四日

红卫兵山东文艺革命造反司令部翻印

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